

商务印书馆馆史丛书

陈原

小丛书

隧道的 尽头……

陈原另一种回忆录

陈原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隧道的尽头……

陈原另一种回忆录

陈原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9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隧道的尽头……：陈原另一种回忆录/陈原著. —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

(陈原小丛书)

ISBN 978 - 7 - 100 - 16914 - 1

I. ①隧… II. ①陈… III. ①散文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81541 号

策划出品 商务印书馆百年文化研究中心
丛书主编 张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隧道的尽头……

陈原另一种回忆录

(陈原小丛书)

陈原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16914 - 1

2019 年 4 月第 1 版 开本 787×1092 1/32

2019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9 $\frac{1}{2}$

定价：58.00 元

前言

陈原（1918—2004），原名陈洪泰，广东新会县人，1938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工学院土木工程系。中国当代著名出版家、作家、翻译家、社会语言学家，世界语运动拓荒者和著名活动家。

早在学生时代，陈原就参加学生救亡运动，参加世界语运动和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其间主编宣传抗战的世界语刊物《到新阶段》和《正义》。自1938年起，先后在国际反侵略会广东分会、第四战区民众动员委员会从事宣传工作，后辗转桂林、曲江（韶关）、重庆、上海、香港，先后参加新知书店、生活书店、三联书店从事进步出版工作，其间主编进步刊物《反侵略通讯周刊》《新军》《世界文艺连丛》《民主世界》《读书与出版》等；参加编辑进步刊物《少年战线》《新华南》《世界知识》等。陈原勤于写作与翻译，出版了地理学、国际问题、外国文学、苏联音乐等领域的著、译数十种。1949年起，先后主持三联书店编辑部，担任世界知识出版社副总编辑、国际书

店副经理、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文化部出版局副局长、商务印书馆总编辑总经理等出版领导职务；同时又担任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主任，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第一届和第二届副主席，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会长、名誉会长，国际世界语协会名誉监事。陈原长期从事文化出版工作，为中国出版事业和商务印书馆的发展奉献了毕生的智慧与心血，成为才识卓著、多有建树的一代大家，为我国文化出版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陈原是百科全书式的启蒙知识分子。他一生经历丰富、博学多才、著述丰厚。他精于编辑出版业务，对文学、语言、音乐、地理以及国际政治都有深入研究与建树，被公认为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知识分子。他广泛的志趣和深入的研究，并非为了个人兴致或者纯粹的学术旨趣，而是为了回答时代的命题，为了推动中国的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年轻时为了鼓舞抗战士气，他编写抗战歌曲；为了宣传爱国思想，他编译地理著作；为了民族的解放与进步，他参加拉丁化新文字运动。中年时因《现代汉语词典》在“文革”中受到批判，他又狠下功夫研究语言学，在语言学领域独树一帜。晚年时他敏锐地预见到信息技术对语言与出版的冲击，开始研究新技术新理论，呼吁年轻一代积极应对新技术革命对语言与出版工作的挑战。他的一生始终以救亡和启蒙为志业，无时无刻不关注、关怀现实的中国命运，被喻为“中国近代启蒙知识分子的殿军”。

陈原是我国出版事业的改革家、实践家。出版是贯穿陈原一生的事业。战争年代，陈原以密集的出版活动唤醒民众、实现救亡与启蒙的理想；五十年代陈原投身国家文化与学术的建设，参与制订的国家翻译出版外国学术名著规划，成为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的蓝本之一；七十年代，他参加编订的国家《1975年至1985年中外语文词典编写出版规划（草案）》，成为影响我国数十年辞书编纂出版的指导性文件；“文革”结束，他致力于辞典出版领域的“拨乱反正”，组织中外语文词典十年规划的实施，为迅速在全国恢复出版秩序出谋划策；改革开放之初，他擘画“汉译世界学术名著”的结辑出版，在“文革”十年书荒后，带给学术界和广大读者巨大的惊喜。他参与筹划并担任《读书》杂志首任主编，使《读书》成为具有浓厚民主氛围的思想与学术论坛；他首开风气走出国门，开展对外出版合作，努力扩大中国出版在海外的影响；他积极筹备建立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策划编印《中国出版年鉴》，使出版工作有了自己的史志。

陈原是中国社会语言学研究的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陈原在长期的语言文字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社会经验和语言知识，在接触西方社会语言学以后，他根据中国国情开辟社会语言学研究的新天地。所著《社会语言学》是我国第一部社会语言学专著，填补了我国社会语言学研究的空白；他对中国社会语言学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都进行明确的论述，建

立了理论框架；他重视新词语研究和词典编纂理论研究，探讨了语言变异与语言规范的辩证关系；他推动汉语汉字研究字频测定、常用字测定和通用字测定，促成《现代汉语常用字表》《现代汉语通用字表》的发布，对于形成科学的语言规范观起到重要作用。

陈原是具有深厚爱国主义与世界主义情怀的世界语领导者。1930年代初，陈原便开始学习世界语，他以世界语为武器，从事抗日民族救亡运动，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而斗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协助胡愈之、叶籁士领导我国的世界语运动，之后又担任中华世界语协会领导。他曾说：“我不是为世界语而学世界语的，我是带着一种信念而学世界语的，用世界语的，是为了争取人的生存，为了得到人的尊严而推广世界语的”；“中国世界语运动引导世人追求和平，追求进步，追求知识，为人的幸福，为人的尊严，为人的美好梦想而不断奋斗”。

陈原在商务印书馆的工作，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72年至1979年，任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联合机构的领导成员，“文革”后又任国家出版局党组成员，并于1977年任中华、商务联营机构总经理总编辑。任内突破重重阻压以内部发行方式出版《现代汉语词典》（试用本），难得地促成了“文革”中最重要的学习工具书的流通。第二阶段为1979年至

1983年，专任商务印书馆总编辑总经理。编订商务印书馆五年出版规划（1980—1984），辑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成为改革开放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标志性出版物，也是改革开放重要思想成果；加强内部组织建设、制度建设和人才培养，定期出版沟通内部信息的《商务印书馆馆讯》等；首开风气，先后与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日本小学馆等海外出版机构开展合作；倡导发掘研究和学习宣传商务印书馆的历史文化与优良传统，使得百年商务的历史文化价值得以观照时代，并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这些举措使得商务印书馆从“文革”混乱中迅速恢复生产秩序，引领改革开放之初出版界思想解放与学术发展潮流。第三阶段为1983年以后。1983年底，陈原不再担任商务印书馆总编辑总经理，仍担任商务印书馆顾问。期间关心指导并亲自参加了一些重要工作，例如指导编订商务印书馆七年规划（1984—1990），主持《赵元任全集》编辑出版等。在商务创立100年之际联张元济、叶圣陶、茅盾之句集成馆歌《千丈之松》，表现了百年商务恢宏的气象、高远的志向、艰难的历程和坚韧不拔的精神气质，成为商务人传唱的经典。

陈原特别重视商务印书馆馆史工作。在担任商务印书馆领导期间，编印《商务印书馆图书目录（1897—1949）》和《商务印书馆图书目录（1949—1980）》，选印严（复）译名著和林（纾）译小说系列，编写《商务印书馆大事记》，出版《张元济书札》和《张元济日记》等。陈原还亲自撰写有关馆史和馆中

人物文章多篇，对揭示商务印书馆在近代文化上的贡献和推动对商务的学术研究，起着先行者的作用。

在陈原先生诞辰一百年之际，商务印书馆百年文化研究中心策划出版“陈原小丛书”，旨在整理散落的陈原史料性回忆文章和纪念文章，为商务馆史研究和陈原人物研究留存史料，也藉此向这位具有人文主义情怀的出版先驱致以敬意。丛书暂收四种：

《如歌的行板：陈原晚岁杂忆》由陈原先生晚年的四种回忆文字组成：《我的小屋，我的梦》是早年居住广州、曲江、桂林、上海、重庆、香港期间的往事回忆，包括与夏衍、叶籁士、田汉、叶圣陶、陈翰伯等人的交往轶事；《六十年重温〈世界〉》为早年参加世界语活动的回忆；《书海初航：记我的学生时代》是关于学生时代求学生活的口述，由陈湄整理、于淑敏校订；《对话录：走过的路》是在整理三卷本《陈原语言学论著》时与助手柳风运的对话，主要内容为语言学研究经历的回顾。

《隧道的尽头……：陈原另一种回忆录》收录陈原 20 世纪 90 年代撰写的兼具政论性质和往事漫忆的散文随笔，分为《不是回忆录的回忆录》《隧道的尽头是……》和《黄昏人语》三部分，内中将真实的经历、体验和思考融入波澜壮阔的世界历史进程，为当今读者展现了一代革命知识分子的精神理路和时

代作为。

《为书而生的智者：陈原纪念文集》收录出版界、语言学界、文化界的友人、同事、晚辈、学生对陈原的怀念和追忆文章，为了忠实反映陈原生平全貌，也收入个别专访和研究文章，共约 50 篇。文集多角度展现了一位百科全书式的智者丰沛壮丽的人生，展现这位理想主义者在诸多领域的真知远见与开拓之功，亦可从中感受他对文化晚辈的脉脉温情与悉心提携，勾勒了启蒙知识分子最后一个孤单的身影。

《故人书简：陈原友朋书札》精选陈原保留的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至 90 年代末期的友人书札数百封。书札作者包括文化名人如叶圣陶、胡愈之、夏衍、黄秋耘，语言学家如王力、吕叔湘、许国璋，更多的则是出版同人如罗竹风、史枚、范用、宋原放、蓝真、李祖泽、陈万雄，以及部分海外友人等。这些信札涉及读书、出版、词典编纂、语言学、世界语、音乐等领域，展现了陈原勤奋、博识、睿智的大家风范，记录了几代知识分子走出“文革”末期的风雨，擘划、组织、投身于改革开放及市场经济环境下的文化建设与学术创造的过程，是一个国家一个时代从文化的逆行悖乱走向繁荣发展的珍贵见证，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2018 年商务印书馆百年文化研究中心成立，中心致力于商务印书馆历史资料的整理与研究。今后将不定期推出“商务印书馆馆史书系”，对有关史料进行系统整理，期以助益商务馆

史的学术研究。我们想，也许这才是对陈原念兹在兹的商务印书馆历史研究事业最忠实的继承与最深情的致意。

丛书在编辑出版过程中得到了陈原家人陈湄、陈江、陈淮、陈河以及生前友人、有关学者陈万雄、柳凤运、曲彦斌、苏金智、于淑敏等先生的鼎力支持和帮助，在此一并致以深深的谢意。

商务印书馆百年文化研究中心

张稷

2018年12月

2002年版序言

刚跨进九十年代，我便退出繁忙的社会活动，躲进我一生迷恋着的“书林”中去漫步沉思了。不料忽生急病，住了一个多月医院，然后在京郊休息了大半年。闲居无事，免不了思前想后，回顾自己一生走过的道路，由是写下《不是战争的战争》和其他三篇漫忆往事的文章，还了积欠《读书》的稿债，接着便到海外讲学去了。

在海外时恰逢苏联和东欧发生巨变。西方媒体不无挖苦地说，那个“阵营”制造了或引发了一场埋葬自己的“雪崩”。西方媒体传言，那里的人们欢呼：“隧道的尽头是光明！”——句子的结尾用的是感叹号。

一年之后，我从海外归来，西方媒体又传言那里的流行语却已经换成“光明的尽头是隧道？”句末的感叹号变成问话符号了。

这场“雪崩”，确实使我感受到强烈的震撼，外加一些困惑和一点忧伤。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力疾写了题名为《隧道

的尽头是光明抑或光明的尽头是隧道》这篇政论非政论、回忆录非回忆录的文章。我喜欢它，我身边的人也喜欢它，虽则略嫌它带着几分伤感，甚至还有若干捉摸不定的情绪。文章发表在《读书》杂志时，我故意署上一个解放前用过的笔名，我想藉此试探有没有同时代人怀着类似的心态。果然好几个熟人打电话来，探问作者是谁，同时也约略表示他们的心情也有相近之处。最使我激动的是，某夜，我接到旅居西欧的年轻女友打来长长的电话，她说她喜欢这篇文章，她说她猜测一定是我写的，她说她了解我，她断定文章表达的就是我的真实心境；她又说她周围的年青朋友也有如此的心情，这篇文章正好道出了他们那一群知识者的心声。

我，作为文章的作者，听到这样几句真诚的话，自然很高兴；但也不免惶惑：难道人们的心情真是这样的吗？真该是这样的吗？

我接着写下另外几篇忆旧文字。边写边想，于是又有了在《读书》杂志连载的《黄昏人语》三十一则。这是一九九四年的事。

这一年，我的生活突然发生了变化，心境变得很不平静，对往事已不再有那么浓厚的兴趣，这类文章也少写了。只是为了抚平自己的心境，我着手把那几年发表的怀旧文字汇编成册，感谢牛津大学出版社给我出版的机会；而在那里工作的年

青挚友林道群君，居然赞同我的奇想，出书时就用我所喜欢的那篇文章的题目作书名。这个古怪的其长无比的十八个字书名，就这样与读者见面了。书未能发行到内地，可是在香港和海外却引来不少评介文字。我感谢这些相识的和不相识的评论家和读者，感谢他们对我的关怀和希望，他们的激励增加了我继续前行的不少勇气。

九十年代结束了，二十世纪也就成了历史。怀旧情绪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淡化了，但是已经发生过的往事，却不能从脑海中抹去。我常说：往事如烟，往事并不如烟，就是这个意思。

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旧时代找到了历史的归宿，而新时代正展开翅膀腾飞。自然，一个美丽而崇高的理想，在一个场地停止了试验，而这个试验经历了大半个世纪风雨雷电，一旦中止，仿佛眼前一切都不见了，消失了，归于一片静寂了。正所谓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世纪之初，“震撼世界的十日”开始的壮丽事业，到世纪将尽之时，却忽然烟消云散，上演了震撼世界的“雪崩”。我们这一代人，从青少年时期起，就憧憬着这所谓人类“未来的希望”，如今亲眼目睹这场雪崩，不能不心情沉重。但是人——真正的人——是坚强的，顽强的，甚至是顽固的，特别是老人。因为他们看到过数不尽的沧桑，经历过个人力量阻挡不住的世变，确信理想在

未来的世纪中必定会实现。他们深知历史老人从来不走直路。“西方不亮东方亮”。信念是不会消失的，理想是不会湮灭的。理想是种子，埋在地下，到了春天就会发芽。而诚实的人相信，春天会有的，春天一定会来的。

雪崩当年，海外有记者采访我，我说过，“幽灵”在欧洲徘徊，徘徊了不止一百年，这才落地生根，如今“幽灵”飞走了。可是“幽灵”难道不会在别的地方，换上新的装束出现吗？

就这样，雪崩给我们带来一阵惆怅，但是信念驱散了惆怅的浓雾，当惆怅的时代让位给重新燃起的希望之火的时候，需要勇敢地面对历史，需要自己更需要后来人勇敢地揭开历史的真实。这就是我让这部小书重新问世的缘由。

我这书不是回忆录。我不写回忆录，我不会写回忆录，因为我的一生平淡无奇，没有做过什么值得回味的大事，不值得写回忆录。我这一辈子只同书打交道，我记下的只是跟书以及由书及人有关的实事和断想。所以新版刊行时，我宁愿采用原来那十八个字的长长书名，而舍弃了原来的副标题《不是回忆录的回忆录》——这个诱人的题目留给书中的一辑文章，即那六篇《不是什么的什么》的纪事作总名。

新版的内容与海外版完全一样，只不过改正了若干笔误和排误，又在校阅时把文章分成三辑，每辑分别加上《不是

回忆录的回忆录》，《隧道的尽头是……》和《黄昏人语》作总题。书中数目字的写法，也一仍其旧，即用方块字而不用阿拉伯字。请读者和书刊检查者不要责怪出版社，因为这并非编校不慎，而是作者认为在文字和符号表达方式上有权使用自己独特的规则，尤其是语言学者有冲破某种世俗习惯的学术自由。

陈原

二〇〇〇年十二月一日于北京

目 录

2002 年版序言	1
辑一 不是回忆录的回忆录	
不是战争的战争	3
不是情书的情书	17
不是音乐的音乐	37
不是地理的地理	51
不是杂志的杂志	67
不是报纸的报纸	83
辑二 隧道的尽头是……	
隧道的尽头是光明抑或光明的尽头是隧道?	97